

北方的冬日,很美!

■ 陈宝璐

身居北方小城,看不见漫天的阳光倾洒,也见不到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,却在氤氲的暮霭沉沉中,见到一种全新的美。那就是北方冬日特有的美,在平凡简约中透着一股悠长的韵味,绵延在冬季漫长的岁月中。

或一袭寒风,吹彻心骨;或一夜冰封,万里皑皑;或一吐轻气,烟雾萦绕。冬来了,大地显现出其本色,水流凝固其身躯,千树万树披上银装,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冬季,给人的感觉是肃杀,是凝绝,是幻灭,然而,冬季并不意味着终结。冬,以冰冷的姿态,立于人世,却以温柔的心爱着万物。冬季的降临,不是停止一切活动,不是终结一切事物,而是为了来年的丰收而稍作休憩。你知道吗?这,就是冬的智慧。她的慈爱、她的温情、她的聪颖,就是如此,单纯而真切,这种自然界的情感,让人世间为之动容,她的美如约而至,让人窃喜。

北方的冬日,是萧瑟的,也是温馨的。

虽然,听到的是弥漫在天际中的寒风呼啸声,见到的是萧索的街道和茫茫旷野飘落着冰

冷的雪花,呈现出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色。在满天飘飘洒洒的雪花中,却能让人感受到“花开花落花满天”似的情致与浪漫,以及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般的美丽与惊艳,还有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气魄与壮观,更有“昔去雪如花,今来花似雪”那不一样的温馨之感。

在我眼里,北方的冬日有着别样的魅力和情调。寒冷中夹杂着温暖,回味时又很平淡。那白素无色的天,让我感到四时归静的感觉,这也许就是一种人生哲理。最喜欢韩愈的: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”诗句,可谓把冬日描绘得可爱又调皮。

北方的冬日,自有她纯洁浪漫的美,像一位美丽的姑娘,高贵而矜持,仪态万方,倾城绝色。她,一袭白衣,轻舒广袖,在山川河流间舞一支霓裳羽衣曲,山川河流都为之倾倒;她,纤纤玉指,细细弹拨,一曲风入松悠然自弦丝间滑落;她舞动着神奇的面纱,送来阵阵寒风,所有的树木都酣睡到叶挂枝头的春天。

北方的冬日,自有他温柔刚烈的美,又像

一位神色凝重的中年男子,果敢、坚毅、从容不迫。他背负沉甸甸的行囊,脚步匆匆,洋溢着奋斗的激情,深知自己身上正担当着承前启后的使命,一刻也不敢懈怠。他在北方极具豪气,不仅鼓起猎猎的寒风,还要挥洒缤纷的雪片。他在北方极具个性,尽管他的表达方式让人难以接受,但他给予人们永远是最好的。

北方的冬日,自有它敦厚纯朴的美,还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,沉稳、厚重。在他那纹络清晰的眉目间,可以看见早春的青葱、盛夏的热情和晚秋的收获。伸出他骨骼嶙峋的手,召唤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伴,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,絮叨起从前的故事。那些故事里有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也有冰解河开,燕子归来。不管一路走来多么艰难,并肩携手,从未分开。

我喜欢冬日,因为冬日像一首优雅古典的音乐,山一程,水一程,万里风光意醉人;风一更,雪一更,韵致天成冬如歌。冬日的美,简约而素雅,褪去一切繁华艳丽的色彩,将五彩缤

纷婉约成清简的诗行,将一份恬静织锦成最朴素的情怀。

北方的冬日,是一个孕育着希望和生机的季节。“寒冰怎能断流水,枯木也能再逢春”。不要因为叶落凋零而遗逝,不要因为严寒冻结了每一条河流,每一寸土地而悲伤,虽然不再是翠绿欲滴,虽然枝干没了生机苍凉占满了枝头,但冬日是藏秋实孕春花的好大时机。叶藏进树根,花落进泥土,草睡入梦里,蕴蓄生命的坚韧。更何况我们不是还有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吗?

在冬日月明星稀的夜晚,用一碟月光下酒,醉了的是我飘逸的思绪。冷月、清辉、浓霜、烈酒,多么美好的意境,我思绪的翅膀穿越记忆的扉页,独自在寒风中飞翔,飞过银装素裹的旷野,肆意徜徉,有一种身在方寸之地,心驰寰宇天际的酣畅,这溢满心怀的冬象,美妙的四季人生,似流光溢彩的馨梦,此时此刻都凝聚在这深沉的北方的冬日里。

啊!北方的冬日如此多娇!

丰润时光的杀猪菜

■ 刘忠民

在东北农村,杀猪菜绝对是当仁不让的钻石级菜肴。

腊月是杀猪菜最火热的季节,育肥了一春一夏加一秋的黑毛猪早已出落得膘肥体壮,虎背熊腰了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大黑猪掀翻在地,用麻绳捆扎结实,抬上案板,手脚麻利的屠夫只一刀便让大肥猪停止了嚎叫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热火了!吃杀猪菜最好是带皮的猪肉,滚烫的开水浇淋在肥猪的身体上,无需刀剪刮蹭,屠夫宽厚结实的大手掌运气发力,猪的鬃毛便纷纷飞落,一刻钟的工夫,肥猪便呈现出泛着亮光,白白的皮肤、干干净净的模

样,屠夫手起刀落间,一扇扇聚集着瘦肉枣的后肘子,一方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腰条,外加一长条瘦肉精华的大梁骨等等,就进入了大铁锅白浪翻滚的开水中,接受着灶下哔哔叭叭作响的柴火的熬煮。

酸菜是杀猪菜的灵魂伴侣。自家菜园里出产的大白菜,一个硕壮,上秋采收后,经过在大瓦缸里半个冬天的沉睡发酵,早已出落成酸酸爽爽,人见人爱的酸菜了。此时,巧手的家庭主妇把酸菜帮薄薄地片上几刀,再顶刀细细地切成丝,投进泛着油花的肉汤内,酸菜不停地翻滚、冒泡,与八分熟,肥

而不腻的五花肉片一道,炖上个把钟头,直炖得满屋的酸香气息浓郁,才可以使盆用钵,实实在在地舀满,盛端上炕桌,杀猪菜的宴席就此拉开了帷幕。

吃杀猪菜,血肠是当家花旦。肥猪汨汨流淌的鲜血在泥盆里氤氲着热气,它将融合进花椒大料面、葱花香菜末、精盐味素等调料,和肥猪肚子里的肥肠结合,灌成一条条包着薄薄肠衣,形状柔软的三尺血肠,将血肠下入汤锅之中,遇热凝固的猪血就会被煮熟,成了风味独特,香气四溢的血肠。捏着两端肠头,小心地把它提出来,放在案板

上快刀斜切,一块块红润润油光光的血肠如红玛瑙一样,码进洁白如玉的磁盘,散发着诱人的味道,蘸上一点蒜泥酱,味道美到灵魂都要出窍了!

杀猪菜,猪身上出产的菜肴可谓丰富多彩层出不穷,猪心被做成了嫩嫩的熟心,薄薄地片切成柳叶状,细细码盘,悦人眼目;猪肝切片溜炒,柔嫩爽滑,可口可心;猪肚烀熟,细细地切丝,配以青椒丝,拌成肚丝,是下酒的好菜;大肠挂浆油炸,酥脆爽口,大梁骨上拆下来的全是瘦肉,蘸蒜酱最好吃;五花肉回锅,与干辣椒同炒,味道鲜美至极……

我家的年夜饭

■ 乔庆芳

过年了,那顿期盼了一年的年夜饭,可能更多的是仪式感。每年腊月,爸妈都会询问今年的年夜饭如何安排。说起来,每一年的年夜饭,虽大同小异,却是父母也是我们兄妹三人最期待的。和天下的所有父母一样,爸爸妈妈对年夜饭十分重视,重在营造团圆氛围,饭菜准备得更加丰盛。

儿时最美的风景不过是厨房里爸妈忙碌的身影,一家人脸上洋溢的笑容。如今父母老了,大年三十作为孩子的我们成了厨房里的另

一道风景,不由让人感叹生命的轮回……

简单幸福莫过于坐享年夜饭齐聚一堂的欢愉。过去日子苦,但再苦的年夜饭也不能少了欢乐。我们姐弟三人簇拥在父母身边,一边吃肉,一边期待着压岁红包。那样的时刻,温馨、迷人。如今日子好了,我们没有选择到饭店定制年夜饭,一顿年夜饭准备起来虽然累,但是大家都笃定觉得“累”不是个事,年夜饭就要红红火火,让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年,来年生活更有底气,日子更有奔头。

对于我来说,今年的年夜饭有些特别,闯荡异乡的弟弟7年来第一次回家陪爸妈过年,81岁的老母亲一高兴,坚持要做两道特色徽菜:红薯粉肉丸子和鱼丸,弟弟自告奋勇领了10道菜,剩下我和姐姐各做6道菜,按照安徽人习俗,菜数必须是双数且不小于24,于是我们姐弟三人提前一周视频沟通策划,制定好方案,三十这天大家分头行动,精心采购食材,百度学习烹饪知识,滚圆硕大的红烧狮子头、香气扑鼻的腊味、红烧排骨……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肴精致出炉。

随着夜幕的降临,年夜饭在此起彼伏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拉开帷幕……大家有说有笑,仿佛重回童年,有一种甜,丝丝入扣,如圣光普照,如若来自天上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年三十的饭菜一定特别好吃吗?可能未必。然而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,窗外鞭炮轰响,电视里拜年歌舞声韵悠扬。这年复一年不曾更改的年夜饭菜式,终将成为最幸福的仪式感。走过所有的路,或许会突然发现,最平淡的味道,才是美食的真谛。

过年好 (外一首)

■ 汤泓

过年好,过年好,
这个节日年轻也古老。
上下演绎数千年,
内涵丰富,妇孺知晓。
骨肉团聚享天伦,
吉祥如意,举家乐陶陶。

过年好,过年好,
这个节日隆重而热闹。
大红灯笼高高挂,
喜迎新春,门联展墨宝。
节庆隆重春意闹,
良俗不忘,福字领风骚。

过年好,过年好,
人们踔厉奋发千劲高。
来日方长显身手,
开拓奋进,帆船欲起锚。
接续奋斗跨骏马,
残冬尽处,一路花枝俏。

腊月

腊月有刺骨的寒风,
也有晶莹剔透的雾凇。

腊月有纷飞飘洒的雨雪,
也有凌寒怒放的梅花倩影。

腊月有归乡的赶路人,
每个人心里有为他守候的灯。

腊月家里有盼归的父母双亲,
也有家庭洋溢着的温馨亲情。

啊,腊月是过大年的喜庆,
更是团圆喜庆的鞭炮声声。

啊,腊月是大红灯笼高高挂,

更是来年的美好期盼与憧憬。

镜头里的边城及两块石头

■ 矫畅



我出生在乌鲁木齐,这是我生存的家园,对它的情感自然十分特殊。在接触摄影不太长的经历中,我曾不止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:在镜头面前,将这座家园表述出来。

去年夏天,我在雅玛里克山拍了一组摄影作品。在那个无奈的时间点,我把镜头面对远处博格达峰的方向。其实,美未必是完美无瑕的。正如任何都市都有缺陷一样,边城当然不会十全十美,但我自己的降生地,对其瑕疵往往忽略不计。故将此次牛拍作黑白处理,心想就当给“母亲”作个体检,拍个胸片吧。在镜头面前,一丛丛的钢筋水泥扑面而来,远方的博格达峰在默默凝视,似乎对这一区块形成某种暗示抑或某种呼应。

黑白处理把繁杂的色彩化繁为简,让我们对城市的肌理和脉络一目了然。目光所及,高楼布满毛细血管,大树像小草,人群似蝼蚁,火车一如地龙穿行,色彩单一改变了我们的想象。是的,单纯的铅灰色,呈现出另一种奇妙。

一组作品牵扯到色彩元素,色彩是个有趣的话题。每一种颜色是由亮度、色相和饱和度属性决定的。它和色调一样,不同色彩对于吸引注意力具有不同潜在效能。而《理想之

城》夕阳下楼群的橙色,与蓝色天空下的一抹橙色互为照应,传递出一种暖意,给读者一种带温度的视觉效果。

我的摄影作品《灵犀》在新疆第二十二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获奖之后,有人曾让我再说说心得,我想这或许是意外收获。

2023年3月,我随影友去达坂城采风。边城3月,乍暖还寒。我们本来是冲黄渠梁村夏牧场的一座石头房子去的,结果寒冷中大家空手而归。也许是老天爷的眷顾,返程河道上出现一道“石门”。开始我没太在意,也没感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,无非有两块岩石矗立在那里罢了。

可就在穿“门”而过的霎那间,我似乎隐隐约约有所感觉。我觉得应该停下来试试自己的眼力。事实是很多时候对一些景物,我们往往是不经意间错失了。我们习惯了一味向前走,不肯花心思多观察一下,多换个角度以期实现另外的视觉结果。说不定,两块石头背后,存有我们没发现的亮点呢。是的,这两块石头使我联想到莎士比亚那句名言: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

这回我要静下心来仔细看看,看能不能有所发现。我退回来,走了一圈,从不同角度仔细打量。对高处的一段渐渐有点感觉。两块亿万年前的巨石仿佛蓦然复活了,像两位老人在喁喁私语,又似久别的恋人在互通衷情、诉说过往。或者说,它什么都不像,任凭读者猜想,即使答案千差万别也无关紧要。

那一刻我有点激动,随之摁下快门。在后期处理上,为增加岁月的沧桑感,我特意选择黑白效果;为突出拍摄主体的视觉重量,我有意大幅留白,最终呈显出有别于传统理念的表述语境。也算是见山不是山,相看两不厌吧。

我还以为对拍摄题材不必过于刻意,至少不必受其约束。在我眼里,一座城市的脉络与两块石头没有孰轻孰重,也不觉得哪个更特殊哪个更平淡。反倒以为光影效果千变万化,每一平淡事物都有其特殊性,也同样潜含非凡特质,就看摄影师能否有所发现了。

这或许是我从镜头里,看边城脉络和两块石头留下的启示。

生活的叙事

■ 廖光明

(一)

风吹念起,大风呼啸的冬天,风卷苍茫,万物清冷。我行走在明月岛,河边干枯的芦苇随风起伏,芦花飘荡。

一条小路,蜿蜒进季节的深处,风吹动往事的衣角,那么多生动的事物,在记忆里休眠,这一刻集体复活。厚厚的落叶写满了斑斓,脚下生发出一种柔软的触感。把所有的柔软都揽入怀中,我看到树和自己的倒影,与岁月一起荡漾在水面上。

树影、虫鸣与冬风,谁在操控着属于它们自己的领地。在一场比赛时间的对峙里,是否也有它不羁的灵魂。沉默是唯一的答案,也是所有问题的总和。好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这些事实,好多年后,我才把这种事实写出来。

这时节,我一遍遍描述这些,有时甚至把一个个普通的事物描写得细致入微,像是在触摸一件遗落的老物件,我知道,那里有内心潮湿的部分,是心灵的旋律、灵魂的映照。如一枚脉络清晰的枯叶,悬在风中,固执到不肯让自己掉落,以此来证明它的存在。

我们常常在一片月色、一朵流云、一段江水中寻找自身的影子。其实,我们也是时间的影子,现在过的每一天,都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。请不要老得太快,却明白得太迟。我惊醒过来,开始无限珍惜那剩下的岁月。

枯叶落到目光里,风已吹过了很远,远方没有叶影,有大地消失的指纹,有时等待没有结果,我们仍然会在生活的别处,找到等待黎明的意义。

没有必要抱怨曾经遭遇的风雪,包括风雪中那些现实主义的伤痛,怀揣着心中的灯火,温暖自己。把心安顿下来,来天欲雪,我朝明月岛忒麻酒馆走去……

(二)

“春秋的水、唐宋的镇、明清的建筑、现代的人”。浙江嘉兴西塘,白墙黛瓦,烟雨长廊,是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。古镇西塘以其“生活着”的气息,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,让穿梭其中的游客放慢了脚步,融入这宁静安稳的小镇生活。

在平静的生活中找到真实的自己,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?人生短短几十个春秋,我们能有多少人,拿得起放得下呢?听李娜的那首《青藏高原》,空灵的声音仿佛让人置身世外,心无波澜。

那时我年轻,青春激荡,梦想在别处,生活也在别处。看不见的深处,奔涌的血,有纵横天下的胸襟。我们都渴望着:穷其一生,也要找到可以依靠的人。天地很大,也很美,但显然不能独自面对。我把你的背影望了又望。生命中总有一人,踏千山万水向你走来,即使只是路过,也留下美好的回忆,让人每每想起,心中便温暖不已。

一程山水一程梦,一段时光一段缘。虽然略带一点忧伤,然而,热情拥抱着我,拥抱着流年,我义无反顾地追赶时光。

他们说,我在为一条河悲哀的时候,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,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。在这个世界,有些伤痕,划在手上,愈合后就成了往事;有些伤痕,划在心上,哪怕划得很轻,也会留驻于心。照片已经泛黄,泛黄让人想起很多忧伤,那片爱的土地,而今一片荒凉。那颗爱的痴心,留下道道创伤……

(三)

在茶香的氤氲里落座,就着灯火品读大江大河,那些休眠的往事,在我手捧的书里苏醒。书本的夹层里藏着天地、山河,还有星辰在闪烁。

握紧生活的安静,任河水清澈地流淌。回到生命的低处,我也愿顺着时间的流向,找到慰藉的根部。

回望童年,那些闲云野鹤的时光,不再倒流,记得山林、鸟鸣、小桥,月光和那些沉积在心底闪闪发光的东西,都是一种鲜明的映照和提醒,我感受到的磅礴、丰富的生活。像一篇短篇小说,人物不够出彩,情节也不够曲折,却打动了我。

让尘封的事物,在时间的各个小节里,重新编排。山林间传出啾啾的鸟语,河水中响起哗哗的桨声,石壁上的清泉幽然流出,恰似仙女流珠,恰似情至深处。走出林子,每一片叶子都是我的前世,那个曾经走在山林里的孩子,正独自站在窗前。

江湖翻滚,红尘来去,心自在,才是大自在。